

一段林務工作的前塵往事

前新竹林區管理處副技師／黃紹農

春節期間，兄弟小酌時，我有感的說了一句話「唉！現在看見許多人惚惚忙忙的趕著上班，實在覺得有些可憐」，青弟馬上接上一句：「大哥，您這樣就對了，健康的退休心理本來就是要這麼個想法」。不錯，我是去年7月退休的，數十年早出晚歸的公務人員生涯突然有了改變，心裡上難免有一些失落感，於是開始計畫邀約了一些退休老同仁和親友到張家界、九寨溝、峨嵋山…一帶玩了一趟，因為都是親朋老友，玩得也特別起勁，回來後參加了一些佛教團體活動，偶而在佛光會洪錦雄博士及紀庶民倆位檀講師的安排下到鄰近監獄作些利生講演或林學知識宣導，覺得能將餘力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另外蒔花植木，掃灑庭院，抄抄寫寫，也在洪博士的鼓勵下參加一次國際佛光會1999年佛學論文競賽，應徵論文湧自世界各地，所謂獎金移贈公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老聲老喉嚨」了，居然跟一大群會衆組隊參加全省佛教聖歌合唱比賽，初賽獲得北區第2名，決賽獲得全國第3名，接著主辦單位（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認為全國參賽者人人都應該是第1名，因此趁星雲大師在台北國父紀念館開辦6祖檀經佛學講座的3天中，分批安排各隊於佛學講座時段前，在國家音樂舞台上輪流

獻唱，使得人人都感到能登上國家殿堂演唱的光彩與喜悅，接著排定3月5日在林口體育館舉辦的萬人點燈祈福大法會，也將安排各地佛教聖歌合唱團前往獻唱，其目的固在推動佛教聖歌及藉以鼓舞人心淨化社會，但給獻唱者的鼓勵，又何止千百倍！這些林林總總的生活寫照，實在非常充實，而佛家所謂「看開、放下、自在」的契理，喻為退休人員的起碼心理建設，實在是「確不為過」。

開山築路不易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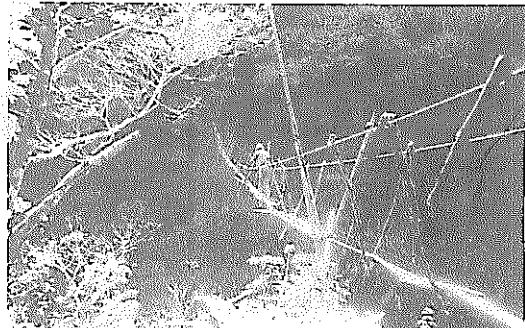
本省的林業經營雖比較粗放，但其工作環境非常艱辛、勞苦而且具極危險，這是不可置疑的。尤其早年林道未闢，交通不便，翻山越嶺、危涯涉水、工作中露宿山頭經常有之，比如桃園拉拉山從大溪開始即需步行經復興、拉號溪底（羅浮）、榮華、比亞外、蘇樂、三光下溪底、再經下巴嶺、上巴嶺才至拉拉山（現達觀山），沿途羊腸小道（稍寬點的叫做愛勇路，日據時巡防路、防火路）、爬山涉水最快最快非4天3宿不能到達。而前些時正熱線的司馬庫司神木群，以前要從竹東開始步行經內灣、尖石、道下、鞍部、田埔、秀巒、新光、鎮西堡…，才到司馬庫司（或至另處青山地方），最快亦非4天3宿→

→ 不可。初闢簡單式林道運材時，榮華一帶都是石壁，當時有部份地基只能開挖1、2公尺寬，佔路寬不足一半，其他車道路面大半都要用木材斜插或鑿置岩上作爲支柱，再舖上圓木釘上厚木板才算築成伸張涯壁外的另半邊道路，因此車行其上吱吱有聲，而且細石碎礫頻頻滾落沙聲盈耳不絕，置身重裝木材車上居高臨下，確實心驚膽顫，整車翻落谷底時見發生，但搭乘照常，可見當時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工作人員難耐長途跋涉之苦，不懼危險之心態十分可憐。

而尖石道下至鞍部間坡度大、彎曲多，土壤長年濕滑，稍不留神整車打橫翻落谷底時有所聞，談來令人變色。現時山區道路遍佈，而且注意減斜取直，安全已稍改善（有的已拓成公路如北橫，筆者與林振田、邱瑞萬等諸位兄長曾參與過闢道前之障礙木調查），當初林道之闢設，實在要感謝當時林班標售附帶闢道的林業政策（規定附帶開闢林道，費用在材價中計算扣除），使得目前整個林區道路網的建設頗臻完整，對產物運輸、擴展造林、保林防火以及森林育樂都有莫大貢獻。

當時林業生產之艱辛

記得有位前輩告訴我說：當年苗栗有位詹姓木材商，得標大湖八仙山地區林班木材，於處分時除開闢一段卡車路外，還必需架設數段，每段600至1,000公尺不等的索道（長度及下滑速度，視斜度及距離而定），翻過數座山頭並配合木馬路（小徑木排成之小逕道路，有



現場林業工作人員都有走過架空交通索道的經驗，這是較完整的一條

如滑架，上以木造滑槽裝置木材釘好騎釘拉運）始能將木材駁運到卡車集材場集運。作業完成後，因設施浩大，爲期望來年能繼續標得林班（或屆時讓售別人），以及維持深山作業人員之資糧運送而保留原有設施，特僱一長工在山區沿河擇一懸崖邊架一輕便小索道，用拉動式滑車作爲對外交通，以策居宿安全，（按：筆者因公於20年前在桃宜交界處曾與兩同事搭乘同類型用木板裝釘手拉式的小滑車前往對岸光華村，下車後滑車回拉對岸載物（小型村與村間運輸工具），未久即聽轟然一聲大響，原來回車在接近對岸不到20公尺處整個木箱折落到數十丈溪底，令人窄舌不已），這位木材業者當時儲足一整年糧食，讓僱工單獨看守現場財物，於10個月後調查人員前往調查時，該名工人滿臉鬍鬚衣衫襤褛，在索道邊一邊幫忙搬運食物用品、一邊一把鼻涕一把淚，激動地口中頻呼「我好久未見到人了」，可見當時林業生產之艱辛，光復當初人民生活之困苦，難爲他人單影隻，獨自居深山林野，真有所謂「爲五斗米而折腰」之嘆，與今對比確有天壤之別。

（下期續）